

责编/徐杰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张靖宇岭口
访古

十多年悠游大自然，草木已成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因为草木，去过许多陌生的城市，爬过一些陌生的山峦。也因为草木，走进了四明大地许许多多散落在大山深处的宁静村落，岭口即是其中之一。

□小山

岭口位于宁海北、西店西的群山之间，建村570多年，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枢纽村落。

像许许多多驾车经过的村庄一样，原本只是知道“岭口”这个名字而已。但因两棵枫香树，我们一行停下了车，走进了这个古老村庄。

2022年12月21日下午，一个周日，我们甬城花伴伴“刷山”小组从雁苍山看花观鸟结束，踏上返程之旅。车近岭口村三岔路口，面临方向选择，直行可往宁海北上高速，左拐可经奉化尚田多个山间村落，最后上机场高架返甬。看看时间才三点半，我们确定左拐，猜想走这边或许可以看到更多风景。

然而，才左拐上坡，瞥眼间，就看见了对面山脚那棵色彩斑斓的枫香树，它高大伟岸，冠幅丰满，一木成林，一树如山。哪怕隔着一个山谷，也能感觉到一股蓬勃的生命力扑面而来。

车队立刻靠边停车，驻足观赏。原来大枫香树不止一棵，其右侧不远地方，亦有一株，看起来似乎小一点，但气势同样壮观。它们就像两个巨人，站在村后高地上，守护着村庄的宁静，见证着人世的变迁。

想用单反相机拍下这两棵迷人的大树，无奈光线不允许。这天空有点阴，又是下午三点半以后，西北边的光线也被山峰遮挡住。

又一周六，晨起推窗，阳光灿烂，碧空如洗，一个看红叶的好天气。便一个人驱车直奔岭口，八点半，回到了原来观察位置。

东边斜射过来的阳光，打在那两棵枫香树上。有了光，一切都灿烂起来。这时候才发现，树背后的小山坡的绿树之间，也夹杂很多枫香树，漫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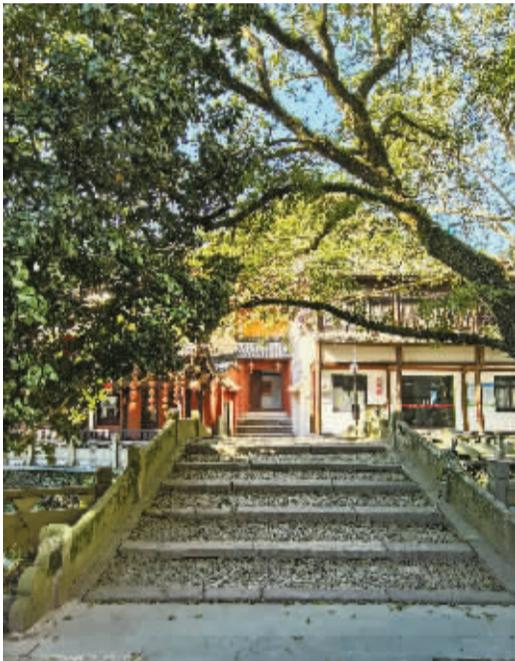
我穿过山谷中的田间小路，来到对面山脚古道上，就近观察这两棵枫香树。走到树下才发现，两棵枫香树一西一东，相聚百米左右，其树干差不多粗细，均需两人合抱才能抱过来；冠幅大小也近似，但因为位置有高有低，故看起来大小不一。抬头仰望，枝柯交横，红叶漫天，微风吹来，红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发出海潮般的沙沙声音。

从树身上2018年挂的铭牌来看，两棵树均为415岁。推算下来，它们生于1603年左右的明万历朝。此时，距离舒思庐带领族人从牌楼舒村迁入岭口村，已经过去了140年左右时间。两树中间，还有一棵615年的苦槠树，远看一片绿色，辨不出树冠形状，差点忽略这棵比岭口村还古老的大树。

低头看着满地枯叶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山间那么多枫香树，树龄大多三四十年左右，为何只有这三棵树能穿过几百年的漫长岁月而屹立不倒？甚至在那个砸锅砍树大炼钢铁的年代都能安然无恙？

仔细观察大树周边，坐北朝南的坡地上，有些石碑，上面的字迹显示，这是舒氏先人们长眠之地，由此才理解村人对这三棵古树缘何奉若神明。

在中国，很多古树能够度过漫长时光，或因古寺道观“神灵”保佑，如天童寺的唐柏，国清寺的隋梅，或因乡规民约得到严格遵守，如茅镬村的古树群，还有些就是因为村民的祖先崇奉了。



顺着这条古道往下走，就进入村庄了。在一个两溪交汇处，古木苍然，树下有亭子，有长廊，甚至还有一座漂亮的单孔石拱桥，榜曰“闽风桥”。桥上薛荔交错，翠叶青青。据介绍，该桥竣工于1886年，距今已有138年，是清光绪年间的古物。

人立桥上，可见宽阔的五市溪自东南方向逶迤而来，在村里拐了一个大弯，缓缓流向东北，最后注入象山港。

五市溪两岸，遍植枫杨和榔榆，虽时过冬至，依然枝叶翠绿，俯垂溪上。闽风桥东，两边的枫杨特别古老，有些如人屈伸手臂，曲转连环，有些树身臃肿，老态龙钟，主干及分支，均藤条交错，苔藓遍覆。看铭牌，515岁，居然比两棵枫香树还古老。

树上攀缘之物，除了“风车茉莉”络石，居然好几棵树上密密麻麻遍布着难得一见的美丽植物吊石苣苔。“吊石”二字，既形容其生长环境，也描述其生长姿态，它们多攀缘于僻远山间的岩壁或古树之上。

中国植物志记载，吊石苣苔花期在7—10月，其时正是炎夏，爬山较少，故遇见吊石苣苔开花并不容易，等暑去秋来再去山野，遇见的往往是其垂下长长蒴果的模样。

如此热闹的人间烟火地，分布着这么多的吊石苣苔，真让人喜出望外。从此对这个村落心之念之，十分憧憬树间挂满紫色小喇叭的景象。

次年8月6日，甬城花伴伴“刷山”小组去宁海西部群山寻访八月最美野花药百合。车过岭口，不经意瞥了一眼那几棵老枫杨树，忽然发现，枝间居然已经紫花摇曳，我不由得惊叫起来：“吊石苣苔开花了！”

一行人兴奋不已，几乎跑跳着来到树下观赏。吊石苣苔之美，美在花冠口，其长长的花筒近乎白色，无甚可观，但花冠口斜着敞开，且为淡紫色，而内侧几道指示花蜜方向的条纹，却是深紫色，尤为整朵花的点睛之笔，让花儿看起来精致、素雅而又高贵。

我仔细观察，七八棵枫杨之中，只有三棵树上开花，而且花色不一。这些吊石苣苔，随着游龙般的枝干而伸展分布着，高高低低，琳琅满目，犹如一串串紫色风铃挂在枝间，微风吹来，仿佛听得见叮当作响。人在树下徜徉，好像走在紫藤花架下。大家在树下拍了一个多小时，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因为这些古树新花，平时路过岭口，总喜欢在村里四处走走，进而发现村中到处都有南宋遗民舒岳祥的痕迹。

闽风桥南侧的围墙上，有“闽风先生”舒岳祥的生平介绍。村中很多白墙上，刷着他的诗作和故事。看得出来，村民对于这位族人先贤，是非常自豪和崇敬的。

此处之“闽风”，出自另一位南宋诗人刘俊，他是附近礼村人，无意仕进，隐于天门山附近一座山中，在一岩石平坦处，构木筑室，读书作诗，吟风弄月。他想到此处地形与传说中昆仑山巅神仙居所闽风颇为相似，遂将此山改为“闽风山”，自号“闽风先生”。刘俊逝世后四年出生的舒岳祥，因仰慕其高洁，也自号“闽风”，故西店先后有两位“闽风”先生。

从徐州师范大学邱鸣皋先生编著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舒岳祥年谱》中得知，舒岳祥出生于年代更久远的牌楼舒村，并非岭口村。后来，岭口舒与牌楼舒合为新的岭口村，故说他是岭口村人亦无大碍。

舒岳祥生于1219年，1256年与文天祥同榜进士。他一生经历两个朝代，在宋六十年，在元二十年，虽满腹经纶，然生于鼎革之际，加上性格刚直，一生仕途蹭蹬，初授奉化县尉，继擢定海令，后入几个朋友的幕府，最高不过一个七品芝麻官。

他最大的成就在诗文，是宋元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，存诗800多首，文30多篇。他上承永嘉学派之渊源，问学于荆溪先生吴子良，下开元明一代之诗风，培养了鄞县袁桷、奉化戴表元等文学大家，与大学者四明王应麟、宁海胡三省、刘庄孙等往来密切，共同推动了浙东学术与文化的发展，被尊为“浙东文学师表”。

舒岳祥出仕时间较短，大多数时间隐居乡里。其诗作，兼有杜甫之沉郁顿挫和渊明之清新自然。

“平生欲学杜，漂泊始成真”。生逢乱世的他，许多作品忠实记录了战争造成的百姓离乱之苦，以及自己深山避世的艰辛经历，故很多诗篇具有诗史之价值。

他热爱自然和生活，曾构筑篆畦园，种植大量花木，在园中与师友唱和流连；也曾隐居香岩山中，日与草木为伴，与鸟虫为友。他书了大量反映乡村自然的优美诗篇，其书写山间四时风光的组诗《春日山居好》等尤为脍炙人口，每季十首，四十首诗将山居之乐与山间四时之美，描摹殆尽，令人神往。

因为两棵树，走进一个村，遇见一个人。因为这个人，又读数本书，多走几座山。这样在书本与实物、历史与现今之间的往来穿梭，互相印证，正是“行万里路、读万卷书”之精义所在。我喜欢这样的遇见。